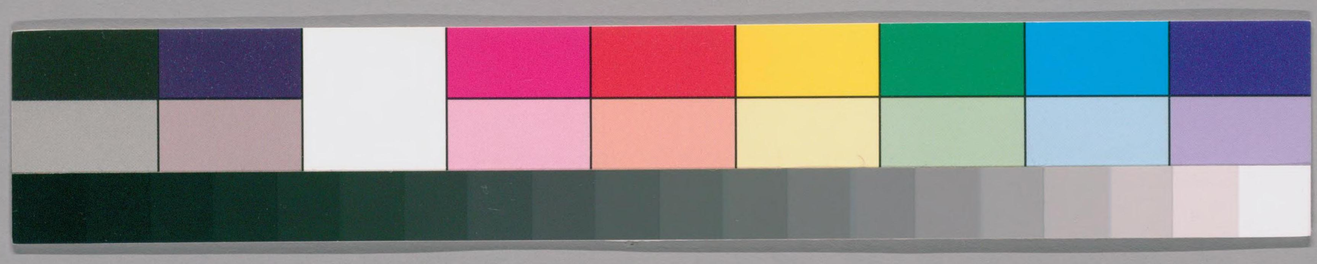

国史館日録

862
18
127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史館日録

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國史館日録八

寛文七年丁未

七月

朔日　小祭并詣墓如例　辰半在館獨坐懷舊

館生龍泉侍焉安成亦加之　及巳刻卜幽来春常

東侍焉院而友元亦至　暫談　常元赴書院卜幽留

談自巳半令安成讀近衛記第一幽傾耳喜曰每

段未聞未知之事也　至未半而畢其間正竹来相

見而赴書院與春常談而去就想遠者易忘去者

日疎春信没後未歴一年今日俗忌辰友元正竹

弘文院林學士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之外無參墓者如狗庸南直則殊親炙者也直宅遠然非無休暇者庸偶為館休日然宅近且每朝勤楓山之車則帰路過此門然不来過焉彼等非可忘舊縁者唯是疎懶之所為也仏今学者多是疎懶故情自薄而学亦不進匪啻庸直而已此二人頗怜俐也然庸勤不足其量小也直稍勤而黠也有不知其分之癖我常為二子惜焉晩炊之後令石習讀近衛紀第二巻至申半而畢仲龍来呈東國通鑑序浄書呉安成對讀一校其間会湯浴浴畢乃口授龍加訓點日已暮卜幽帰

乗燭之後龍亦去館中館外門生侍生能書以狗庸為最仲龍次之然庸無暇且不敏於事故此序余龍也乃余安成以龍所書直附剏(創カ)剞氏剞梓也先考平生学問唯是敏而已故顕名於天下余恥雖慕之猶失於怠惰然非不廃幾之故所志十之一二則早成之諸門生等皆謂余情(性カ)急也豈其急(性)哉悉皆好遅緩故也我已老衰然壮強之人猶不及老衰之勤者何哉常惜友元伯元有才而勤不足然後進者不能及二元者抑夫才之拙乎果其勤殫不足者乎嗚呼信也可惜雪非自惜而已

58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為世為人亦惜焉常也頃有勤学之志然今多病
也待其快復而不辱箕裘耳憲也頃有讀書之志
然賦稟不健故暫仕運以待其成業而不辱所生耳
去歳定科品時春貢不能列蒙列カ蒙萌生聞頃間一覽
性理大全畢想其有激勵之志乎此志遂則可以
嘉焉然其志求列萌生而他後不然乎未可知焉況
其多病館中之勤關多則進歩之験可難見乎在
館生侍史則安成陪侍年久頃慣我家事惜拙於
著述賀璋亦稍馴事頃志著述雖有微才便於差
使動有自畫之偏春帆石習有黽勉之志然猶弱
其成喫不成則未可測之帆有舊縁習遠遊負笈
我共憐之○二子共春信侍生也信早世則二子
不幸也帆今侍春常陪坐不懈習今侍余甚労勤
仕其成不成則在其志耳龍泉頃有才然多病不
能勤学其餘碌々斯此等人耳在館外則田犁不
為不敏以仙頃似篤實然二人共求仕官其勤不
足其餘猶欲言之然既倦今夕閑暇懐舊頻萌欲
睡不能交睫故喚石習仕記之余雖老衰猶未
廃教育之志乃各勤而不止則前件云々或其治
疾之一薬半若痛而見之者亦勿不平余口不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習筆不休既及二更而入幬猶未睡卧想往事則慶長以来出入我門者幾多人哉元和末以来者余面視其人其中梅雲壽閑保高康之春碩春江殊親炙者既為鬼簿寛永以後門生今存者卜幽辻遠伯元殊睦友元比三子則為後輩幽今追七旬老而猶勤項歳患眼不能見書然其志猶自若先考称遠為敏然痼疾十餘年以苟生為幸然獨不廃讀書余常惜之唯友元伯元健而頗栄若不懶則其学豈止于此哉使讀耕存而加鞭使春信存而講磨則二元学問可進者必矣以當時之人故不研覃乎有才有書有微禄余既儘矣他後當官家之用者二子及嵗一篇文章不聞終一部之書者可惜焉余屢諷之唯以為戯言耳於是自知我量不足而所言無効也靖没于往年憖死於去年而我家之文燄殆械而僅有残燈之可挑耳噫然在今則史館之勤唯是視之則其餘業之勤不足者不可必咎乎余亦自去冬以来拭悲涙之餘唯讀繫旅館事之書聽倭字漢史等之外廃他学問則非不自愧也一身之勤不足則責人之不足亦無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贊

者乎嗚呼在今則官事二元者全之扶翼而
常之益友也在館事則以二元為左右手而已
狛庸有駿足然離余轡御則不能追退頃間
試其獨馳而見其遲速也安成賀璋石習者或
以代我耳目或以為股肱或以為倚儡子其終
之機変在余其運動在彼也然此三人運動不
滞者也仁門生侍史各有長短者既見科品則
不贊焉又想不備于一人者右今皆然僅有一能
者不可廃焉良材朽木各依其用者良匠之事也
余豈敢哉幸修了國史則足矣

二日拜先妣神主詣墓如例記久安六年正
月八日以後至三月忠通頼長爭立后之事稍長
及晩館徒供春常納涼於東叡山
三日館事如例記久安六年自四月至六月而
昨今所記對讀一校了
高木氏入浴之招
及晩春常友元狛庸赴
四日館事如例伯元春貞不来
記久安六年自七月至九月忠通頼長爭権之事
稍長及晩以仙来今々春常友元狛庸等遊
伯元宅止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五日。早朝永伊牧書至。今夕携友元伯元可来訪欲見草稿等答書曰諾。可併請。中書以入一覧。来書又曰春常病後不及同途云云。

已刻館事如例。記了久安六年至十二月。

中刻携二元赴伊牧。日既薄暮秉燭示伊牧前録清書三冊。續録中書三冊。友元伯元春常草稿各四巻。伊牧令友元讀村上康保紀十餘葉而令伯元讀元慤紀一年及元弘紀赤坂戦段而一覧。清書中書曰明日携之登営可以入諸老披覧。諸老不見史館未知其編輯之労如此也。既而電覧草稿数巻畢。余呈總括一紙其趣如左。

一前録四十冊校正加補悉加訓點。改寫二遍今已浄書之二千七十葉（八字行十七行）

一續録四十二冊中書之今加訓點。此内春信所草十八冊五百八十九葉（同行数字数前録同）余所記二十四冊八百一葉。此外十巻已成未及中書。凡自昌泰至久壽二百五十餘年今纔餘五年比及今月末来月初終功則總五十五冊也。

一友元所草七十三巻其中大巻多一伯元所草百三十一巻巻有長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一春常所百六十三卷有長短
右三人所草未及加補故未能中書之
大凡今度所記七百十五年之内友元所草猶
餘五十餘年春常所草猶不終二十年伯元所
草已畢助筆友元此三人所草未為冊子則不
辨其紙數云云伊牧聞畢曰此一紙亦可入諸
先之披覽此後進鑽矣刻各辭去
六日 加補久安六年畢而昨今所記令狛庸石習
對讀一枚而自久安四年至同六年為第五十三
卷久安六年頗多事
今夕春常風疾

今晩永伊牧書至曰昨夜一紙之趣具談諸老旦
清書中書共入披覽乃返之
七日 朝陰冷氣加冬辰刻稍晴冷氣減然或綿
衣或袷衣而表暑衣春常風疾稍減辰半余登
皆拜禮畢過前槁第述賀而休勝澄宅脫白袴而
赴水戸郎依近日帰城也午刻帰岡友元来訪少
焉去其餘来賀七夕者數輩其間休暇一覧階賞
詞葉擇忠通詩可取者及晩狛庸訪春常風疾今
午春安既来高澤亦至其餘館生等来者不少
入夜勘仁平記
去年今月春信移本宅七娠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誕彼是家多吉事今既周年如一夢今日佳節懷
旧殊切今夕二星之會古人殊哀逝者不再逢宜
哉余性厭俗故平生佳節儀頗畧之頃歳彌着家
之賀唯公事不能省焉在家則祠堂小祭不廢之
故今日登城婦宅之後小祭如例薄暮長怡来曰
春帝脉好唯一時風疾乎縦依時氣雖瘧發可軽
然睥肺猶不復本勞氣則不可也平生保養不可
怠也全亦喚長怡談聞其所言非尋常醫今般春
常疾依彼藥漸々快復可喜就想悔相識之遅不
令治春信疾也

八日記仁平元年正月此月多事頼長得志之
時也今日伯元徴惹不来春帝瘧疾少發比昨日
稍軽及晩雨今朝聊適来
九日雨館事如例伯元疾愈而来記仁平
元年自二月至七月友元記乃承久兵乱記後
堀河帝紀伯元記後二條帝紀狛庸訓點至花山
紀隨成春貞一校之及晩狛庸石習對讀昨今
所記一校之頃間賀璋及館生羅疾看数輩安
成等校前録清書寫朱句其餘館生預執筆之事
春帝待春帝久不預館事且頃門(閇カ)有養老父母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志不拘祿多少欲求筮仕館僚皆憐之
今夕雨中寂寥獨坐館之便所追懷往事則去年
今日已剃春信移本宅一家欣々其夕余罹瘧疾
光陰如夢已一周信少物故全老而愍生去年今
日快晴今年今日陰雨嗚呼天道人事之變豈啻
是而已哉自今春以来余口授所記自長保至仁
平百五十餘年其間帝王十一代攝関大臣或壽
或早世在儒家則朝綱匡房正家等皆遭長子喪
誓古亦如今然十一年間喪子姪六人者不幸
之甚未有如余者自悲自悼而怪殘喘未絶況曰

日勞館事猶勵微力不知傍観者以為奇乎以為
惑乎嗚呼死生任天長生非所求唯保餘年終史館
之事則足矣彼蒼者天余心無他然或有時登
営或有時訪執政者氣息未絶之間君恩不可忘
焉平生之懇遇不可不謝焉非求浮栄之謂也盡
心於史館以求成功亦是方寸忠孝之報耳非求
名得褒之願也家多藏書未能観十之一十年以
前有周覧之志今齢至五旬憂積氣衰一身之願
已廢讀書之力已疲著述之興已無之余天性不
敏然従前欲不辱所生昔在弱壮則官事有寛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系圖傳編輯私勤則有二五経講義之労隨分奉上
則又有應分之官恩侍先考夙夜不怠者陪先妣
接慈(慈)容者四十年考妣没後時祭追慕已餘十年
則生涯已無遺念天道虧盈讀耕春信共早世家
業衰矣無奈之何若苟生而不死則於家輩則猶
有所庶幾自顧此躬生亦可無加今死亦不可哄
草木朽則生亦不可願也死亦不可求也唯天而
已今唯有二願終國史編輯哄春常勝澄棄力強
健而縦雖不能起家業幸不絶先考之祀而已嗚
呼春信若存則豈吐此多言哉

十日　館事如例記了
今朝聊適来曰昨日以春帆所作詩文備参議君
一覧即席云弱齢云其前程可期畢其養父母之
料可令筮仕云云館僚皆曰彼有考(孝カ)志故早得此
福者乎此事今月三日春常赴聊適宅憑之適今
雖多病自参議君幼陪侍年久且所望不重故不
歴一旬而事成矣余為之謝適之労也
今日春常應愈可悦館僚皆賀之
十一日　晴　記仁平二年　加藤美作守永借
唐鑑不能拒焉而應其求(永)
頃日石生借家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國語以寫朱句今夕終功乃題數語於其後以授之

十二日記了仁平二年加補同元年一件而對讀一校了又記三年至三月今午毛利備後守來訊是小田原拾遺三男也冒外家姓稱毛利也拾遺近習三木氏從來是余久所識者也巡視館中之趣旦見清書中書各一二冊草本一二卷而歸自明日至十六日館中休暇如例及晚勝澄來詣亡父墓例也

林逮之庫聚書有善書則不問價即求之書沽來談曰頃間加賀羽

今夜令石生讀愚管抄近衛帝以上今春已見之往々記之保元平治以後未見之今月末來月初可終近衛帝紀然則可加補保元以後故豫聽之

其中往々有與保平物語異有考

十三日巳刻卜幽來令安成讀近衛紀第三此卷稍堆故久安四年五年自安成讀之六年石習讀之至未刻而畢於是曙晚炊其後聽石習求新刊通鑑前編試令習讀其初卷以見訓點可否薄暮卜幽歸今日春帆被携聊適而始拜謁水戶參議君今晚求得古本方輿勝覽全部於書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此書與事文類聚同人所撰百年以前事行于世叢林文字僧無不攜之五十年來自中華不傳來故余家亦無之先考嘗謂余曰是宋南渡時書也不若大明一統志之詳也余始見此書果如先考之言也其書非新渡物想夫叢林所藏古本蠹書沽者也余家一統志唐本韓本共有之然歷代地理同而其名異者太多然則考宋朝地理則此書可有便於觀覽也藏書已數万卷一生之間不能讀之春信沒後無求書之意唯此一部始得之書沽昨日持唐百家詩來然以有所關故不求之

十四日。巳刻阿部政重来訊賀春。常瘧早愈。打話移刻午後帰永伊牧使来問春。常快復。及晩詣水戸邸此間聊適談。曰参議君謂適曰弘文院若為謝春帆事欲来。則及暮而来近日赴水戸非来春則不相見発途之前欲遂一面云云故今夕参謁聊適相伴詣邸書生順候曰参議君着肩衣袴相見余先欲述帆謝未発言君問國史編修幾代幾年成余詳陳其趣尚荅良久既而漸述帆謝畢君示新書一冊見之則常陸國風土記也頃間令生順輯之其體倣大明一統志唯不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佛寺稍勘舊記載故事舊跡余褒其大槩而有未
論順也其後或談當時武人學術或談排佛憎僧
事君度量技羣其言豪氣快達無所憚焉余亦不
及遠慮殆不覚責賊之分君曰當時學者其所志
稍有異同而互相謗是俗所謂同士軍也不辨為
佛僧之大敵而小軍同士相爭故大敵彌競云云
君平生甚厭佛法然有好新奇之癖故有此言余悟
之故點而及他談既而進饌聊有酬酢之儀及晡
半告暇而帰聞狛庸訪春堂在書院常與庸来史
館庸暫談而去

十五日 卯半藤勿斎来参 靈廟之帰路也談
曰滿城士林之輩參 廟者依盂蘭盆也違俗者
偏也然不取盂蘭(盆)分義用中元節也因自笑凡今
武林稱儒者皆不能違俗依憚 公儀也唯卓爾
專行者水戸參議耳守其一身能慎言行者舍漸
羽林耳其餘儒佛相混言行相違云云勿斎留談
移刻辰刻後去其後余拜神主如例月有望日之儀
午刻跋勿斎舜水筆語後舜水者明人朱之瑜也
今在水戸邸其跋勿斎之所求也其後見舍漸猶
苗代湖圖舍漸羽林俯勿斎求作之賦自去年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寄此圖無遑見之又無作文之興今日館暇見之
然遠境之事有所難解故卷而藏之閣之自晩至
夜見弐冊秋是清原宗賢所撰也其後藤愚管抄
數段今日尾張黄門有鮎魚鮨之惠
十六日已半赴高木氏少焉卜幽来少焉田中
好安来午時南直来其後友元至主人遣馬呼石
習此間主人亦新寫春秋會通又示亀山文集亀
山者書估本也會通者城朝茂所藏也朝茂祖父
偶得之先考曾見之其後不渡来我往年講春秋
時假之一覧之是廬陸李氏所編係載左公穀程
胡傳且加杜何范註又引啖趙陸說而載陳傳良
張洽傳及宋元諸儒義而其末每段加按段断我
欲写之然其半大全引之且小本而十二行行
二十一字非可輒写者故閣之前日語之主人閒
其為希世之書而使友元假之而写之也乃依主
人之求加訓點於其序卜幽南直讀胡傳序有所問為
之辨析為其問古談今談相雜既而勧晩炊而各
入浴室入夜直讀通鑑細目漢高紀十餘段全解
其趣夜漸闌戌刻好安来去亥刻細目讀了談話之
次余誡直曰頃間有人自門生之中親炙春信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唯以狷庸南直為最然未見二子詣信墓未周年
而其情之淺何至此哉在傍看回非情之淺乃是
疎懶之所為也庸既聞此事汝又不來史館故未
聞之今示諭之余今
情亦可如此云云直今日多言頗有自負之色聞
此事而色變平伏不能發一言友元憐之曰直屈
前日庸屈伏彼是相似卜幽曰少壯之人皆有如
此之事主人曰常人亦有斯等事則可恥之苟志
學者忘卽恩何誤大矣於此豈其懶耳哉果是愚也
余曰為汝等不為怒今一言之則贅憊散矣他後
不介于懷勿訝焉主人又顧友元曰聞春常罹疾
之後史館巡講稍闕偶有之亦是館生講也大學
講了後負長不開席以春常疾而二負長怠惰何
謂哉凡足下所為其事難遂始與況戲等學士常
誡其勤不足宜哉友元曰彼是無暇主人曰史館
之勤是公務也有公務則私業可廢乎若然
則史館之外他適可止之若館暇專勤私業則雖
不秉燭完不可恨也主人與友元太睦故每會誡
之無所憚也卜幽默
微雨歸罔既半夜也雖不言太喜之既而各去時

59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十七日　館事如例　例月今日　狛庸雖不来館以二
頃間数日休故来勤事　已刻松平主殿頭忠房
詣来照宮侵雨来過見請書中書草案等経三
年而来此故或問修史之趣或談其在國之間事
稍移刻而去此人當時士林好倭学之名既着且
與余執文二十五年其情尤渥
今日記仁平三年自四月至八月
自今暁風雨午前風歇雨淋及晩風雨共悪及夜
風歇雨猶滴　今夕石習風疾春帆代侍焉帆休
後獨生見式目抄畢為修史之用者稍有之矣未就

寢未睡地震
十八日　記仁平三年九月是月多事故至十十
月未終其末　今朝伯元早来寫家本尚書點家
本十三経併註全部訓點悉是先考手澤昔余移
本宅之時所拠也七年以前慮無類本許借校
元鳴其點然未出門外友元持来其本寫之　於今
未終其半　余悔其成功之遅然不忍違約伯元聞
朝日誡諭頗有激励之志此間就春常鶏求寫點
與友元共欲早終功余想其成功未可測之然不
忍抑其志而許借之伯元悦即日始之狛庸亦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之借正竹文選寫其點至巳刻各勤官事
午前正竹齋簡於友元曰今朝麾下群醫不預公
用者悉被召而赴永伊牧宅土能牧秉會兩副執
事列座先召群醫有永論之事信沙汰勤家業勤衍平
不勤而召竹等六人有勤醫之褒感云云雖不詳
其趣然當時官醫或食世祿未療一人或疎懶以
為武人酒伴者或年漸長不開一卷醫書之類甚
多竹等六人之外有被譴責者乎近日竹来則其
趣可知乎午後洛脉子長谷川立伯来是二十
餘年以前為先考侍生晝夜咫尺者也頃年在洛

業醫今年筮仕松平隠岐守頃間来府云云余相
見懐舊頻催彼昔辭去時春常僅四五歳也二十
年間考妣及春徳春信共没彼昔日所仕者唯余
及春帰存耳在明生則伯元在家僕則清陰舊識
也友元及安成萱遇於洛相識而已雖偶来未遑
閑談彼暫待坐而退詰考妣等墓而帰
及晩依兼約携友元赴太田摂牧之招武田杏仙
来會接待雖不淺見其景境追憶之情先催主人
亦察我意主人有一盆石求其名乃名曰玉縄石
求作記雖不乗興以詹縁異他不能拒之強許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畢薄暮進饌打話移刻及戌半而退春常談曰今夕南直来頻謝疎懶之罪云云

十九日 微雨陰晴不定 早朝小田原拾遺有咨詢之事午時正竹来乃問昨朝事答曰六人之外皆被譴(譴)責(責)不勤家業(業)且此後有不善之行實則可被処罪云云在其席則子氏所談也云云竹文(久)出入我門蒙(勤)業之誉可以喜焉今日閑暇白授石習作柳谷集序是野三竹文集也自去年秋所懇求也及晩小田原拾遺贈雲崔若干今夜聽愚箸抄畢

二十日 早朝藤勿斎来過對讀綱目晉紀十餘葉暁朝斎而辰半帰去已刻館事如例記仁平三年畢自午半使庸習對讀一校至飯後而畢自仁平元年至三年伝之当第五十四巻午前伊達市正宗興来訊少焉去午後三竹来示昨日所作柳谷集序自讀之又與友充狛庸相對讀之甚協其意喜色形於面請狛庸清書之且示其所集本朝詩英一巻談笑良久而去今晩負長等批語生詩此儀久無之依春常病也常漸平復故與之春負列経科萌生依性理大全周覧

60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之労也
二十一日 終日雨 館事如例 記久壽元年
自正月至六月 狛庸執筆 依石習病也 田中好
安来 午時小田原於 拾遺使者松井氏来有咨詢
之事 春常移新営書室乃是六義壹也頗加修
覆且廣之 加造寢室休息所也余自史館復移書
院の 今日加賀羽林使来贈鱸魚於春常問其病
愈否 永伊牧書到 問(カ)間春常殊快復否 昨夕依
太田摂牧求作其祖道灌古圃扇記是灌軍中所
持也 今流傳在常州府中總社 今日浄書之

今夕雨猶不歇 獨坐寂寥以石習疾故安成侍焉
余憐其漸老免之而帰其後春植出少焉而休春
常使春帆来侍焉卧牀彼談往事聞彼明日赴水
戸邸参議雖行國然頒校書之事聞其校書者分
類本朝舊記也自八九年已前聚之也猶未終編
云余誡帆曰前輩同僚可敬之莫誇其才唯守愚
而可也莫多言多言則為毀人之端勉旃勉旃
二十二日 終日雨 記久壽元年自七月至十
月狛庸執筆 石習疾半愈校讎之館事畢赴春常
新居 文元狛(佐カ) 元同来 今夕寂々開座右箱去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殘課。性理大全。三國志。唐文粹人物論。唐詩解各一冊有之。自春信没畫夜修國史之外無他學而氣力漸疲。館暇讀了此等。亦漸疲而晝勤夜陪。亦可憐也。然則自今永夜何以慰寂哉。無事則感懷寒(塞カ)。朐況自今月至九月衰惜日催。自今後侍史勞則讀此等殘課。可以送永夜耳。今夜大雨潺湲。座右之人。(欤カ)倚枕而卧。讀唐詩解數葉。有感心至夜半而眠。不解強讀。乃棄卷而入帳。雨猶不止。萬感憧々。二十三日。風起雨晴。依例詣祠堂拜先考神主。上香。献湯。供茶菓。而直詣墳墓。而獨坐書院。讀唐詩解。而喫朝飡。辰半聞。友元伯元詣墳墓而既赴史館。乃入館暫與二元談。聞自鳴鐘及巳刻。而記久壽元年畢。狛脩執筆依石習疫愈謝平復故脩勤訓點之事。其後令習執筆記。久壽二年至四月。今日勝澄来拜墳墓。如例。及晩仲龍来余問賀璋疾如何。對曰。瘧已愈。氣力未復。本云云。龍曰。二三年来寫官本雖得淵(閑カ)筆之惠。然有妨侍於幼君願免此勤。余感其志。諭曰。汝於勝澄勤労實其職分也。然朝夕餘暇寫官本亦可也。余非汝(所カ)借汝労唯

6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是為便汝養妻子也汝志棄利奉主可嘉焉既而
春澤來是亦詣墳墓也今夜讀唐詩解第一軍
又讀第二卷其中陶翰河古塞下曲曰
進軍飛狐北窮寂勢將變日落沙昏背河更一
戰馳黃金勒雕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
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
哀哀淚如霰擬此體和韻賦源義経如左
進軍鴨越巔斷敵逆勢既變風暴波浪惡海陸
快會戰驕馬赤錦鎧藤弓胡簶箭生獲内大臣
歸致鎌倉殿欲誇西代功大兄不相見東到腰
越驛哀怨淚如霰任口吐出自笑慰寂何求
他友然倉卒狂吟不及載家集
二十四日朝起讀唐詩解有感
已刻館事如例記久壽二年自四月末至六月有
類長辭表三篇及勅答一篇舊文多誤訂正之而
寫之故頗移刻及晚庸閤對讀久壽元年及二年
至四月而申刻鐘鳴故不終其末今午三竹来
先日来時約伯庸淨書栃谷集序以今日為期然
庸忘之未書之竹不忘約而来促之庸謝之以明
日為期竹求見余去年所作田達音考乃示家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竹見之喜遠音忠臣為一人而求字之乃令侍史
寺尾吉通写之然未写了竹早ゝ去約石習曰明
日可遣使併柳谷集序淨書及遠音考附寄之余
明日可他適庸亦休日故兩件以附石習也吉通
者陪侍春信為筆吏今仕余聊知文字列侍史之
末也三竹去後典藥頭半井内匠来訊視館中之
趣少焉婦是驢庵子實是和氣世醫家也年猶弱
也然以世業任典藥頭焉余家累世相知也館事
畢歸書院在寢室右肩頗痛令正通針治之通者
栄清父也頻ゝ来侍淮家士

二十五日早朝喫飯出赴前橋第少将休息令
近侍者労来問乃赴小田原拾遺被招入寢打話
移刻辰半辭去再過前橋第少将相見已刻主人
登城余直訪松平主殿頭對談稍久示倭書二
十餘部新校本相交既而羞饌飢午後辭去依兼
約過阿部政重宅終日相語暁晩飯申刻後南直
自棠陰来直父出入政重家旦直列我門生亦政
重携之是以直禮敬甚厚相共談世上事余與主
人欹枕起卧隨意直跪坐而待焉主人問設湌矧
遁四言五過之疵事余為之解說及子刻而帰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中寒冷如冬。

二十六日。館事如例記。久壽二年七八月。

聊適来加訓點於史館。茗話旦作之序。以求評正。

暫談而去。友元伯元勤事如例。春貞有障不来。

申刻後三體詩巡講有之。薄暮松平主殿頭令

其書生鶴田宗安来。始謁余。且田貞今日々令彼

侍坐。右則為幸。昨日加藤美作守写唐鑑返

之。可謂神速也。長門拾遺有贈物。有所思返之。

今朝春常赴長怡宅。乃過政室宅而逢大久保和

泉守。乃遊勝澄宅。及暮而帰。今夜改正聊商序文。

昨夜長生頃覚困倦。故今宵早臥。

二十七日。終日雨。館事如例記。久壽二年九

月至十月初。其後拍庸石習對讀一校。自四月至

七月。未半薩州家老島津久通来聽庸習對讀。

久通二十五年前撰寛永系圖時始相識。其後正

保年中大造物上覧之時屢相逢。纔知文字好

学問能知家譜。作其家録。余嘗求其一本以為家

藏十餘年在國頃聞来府。近日将帰故来修詧如好。

且有所談。余處再舎難測。勧酒相語。移刻而帰。望

請拝 聖壹。彼為累世家老。食禄五萬石。然邊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之士也。其好学之志。可謂奇也。

石川主殿頭昌勝有參府之贈物。

頃間天氣不快。館生賀璋等疾未愈。自昨日安成亦疾。春帆篋仕之後。不預館事。故館事稍懶惰有所障。然未及闕事。晝夜侍余筆硯者。唯習耳。前錄續錄繕寫日成。其校讐以成璋等疾稍滯。雖余龍泉三的等。又併勤他事。故其功稍遜。其詮諸生皆勤口授草案也。今夕讀唐詩解。夜雨浪々。

二十八日。朝讀唐詩解。已刻館事如例。伯庸有故不來。記久壽二年至十二月畢。柳甲辰冬

史館起筆之時。以自昌泰至久壽十七朝二百五十八年。附春信。然信記下自昌泰至長德百一年。上早世。其草十八卷大半自筆之。館生龍泉等受口授所筆亦相交。其沒後余改補亦有之。自長保至永保十六卷。伯庸受余口授筆之。自永曆至久壽二十一卷口授石習筆之。一草之後再度之筆者。館生村重言。佐鈞及侍生栄清所寫也。其中筠筆多矣。余雖疲。幸無悉終信殘課之功。實是悲中之歡。歡中之悲。計會方寸。讀傍人豈知我意哉。今春記寛弘之年以來。豫計前程曰。比及三月可終。後

60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三條帝至三月中旬狗庸所筆至白河初赴日光
其時謂狗庸曰比(汝)歸府可終堀河紀其言亦不違
其後自謂比及七八月可至久壽然近衛帝有賴
長記事多於所期故頻勵微力至今日而畢不亦
孝乎今詳記之不(斬)非敢自誇也唯示子孫励(勵)之耳
凡事無程限則(則カ)至怠懶(懶)惰於讀書之勤殊然長保
一卷舊曠記之自寛弘至久壽總三十六卷自正
月歷七箇月記之官事無鹽(監カ)故也然於老後之勤
則也足呵々今(朝令)侍生寺吉通列館生之末
今晩赴高木氏入浴之招與卜幽友元打話而至
夜闌談話曰頃聞街說曰國史館通鑑編修徒費(609)
年月真是無用之甚無過於此乃是盲聾之徒雖
不足論也俗無知至此痛哉有心者可切歎也余
笑曰雙隱僻不知世上之(之)事故云爾今世悉是於
文字則盲聾也彼見猿樂觀茶器以碁豪戲為至
樂自我輩見之則以為人面畜心彼等以文字為
無用者不足驚焉我自我彼自彼別是一天地之
人也主人含咲
二十九日 夙起想去年今日之事(悵)忽然垂淚去
年大雨今日快晴去年一家欣今日追懐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已刻館事如例。令伯庸。石習一校昨日所記而俾
久壽元年二年為第五十五卷。友元項間草後
堀河紀。至寛喜年中。日次記。明月記。五代帝王物
語。增鏡等諸記。與東鑑參考之。伯元既草了伏見。
後伏見。後二條。至花園。今餘二三年。其間舊記殊
少。僅拾殘簡耳。申刻退館之後。入奥相語又生
感懷。思而無益。起而在寢。春常来侍。曰(カ)田来月上旬
可勤館事。可以悦。又談去年今日婚禮之事。而欝
陶時龍泉侍坐。乃令彼讀聊適加點。史館茗話至
過半日暮。入夜而畢。殆聊有所改正。

八月

朔日。快晴。夙起小祭如例。辰刻出岡。休於
元徳宅。與友元共登
前楯第。而憩於勝證宅。午刻帰詣墳墓。遣使招ト
遇。遇未来之間。伯庸来。南(直カ)再亦至。二人共詣春信
墓。依前項之誡。而悔恥改過乎。庸暫談而去。直留
談其間。高澤敬圓等来。其詮不遂而帰者亦多。
午半ト遇来談。少焉南直去。夕焉令石習讀仁平
紀。晩炊以後談畢。又讀久壽紀。餘其末四箇月而
日暮(暮カ)時。伯庸再来。代習讀之。至両半而畢。遇喜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自昌泰至久壽五十五卷迹得聽之生日域不知
我邦事則一生之恨也行年老眼昏雖不詳其始末
臆記其千百之一者亦是長壽之幸也此後保元
以後改補亦必秉聽之唯恨世上之人無心聽之
凡每席述懷小冊秉而往々倩余左右者抄出之
太悦見者感其老而不倦述今歲六十九雖喪明
氣力猶健戊刻卜述歸庸留詩子夜之後歸
二日夙拜先妣神主而哭朝夕食而詣墳墓辰
半赴六義堂二兄及猶庸在焉已刻各勤館事余
令猶庸讀昌泰紀而至延喜三年改正其訓點而
令石習抄出保元以後之事為近日改補友元所
草也今所抄出元所未見之書也春常今日灸
治自明日欲勤史館之事余猶慮其勞氣然其勤
勵之志可悦今晚小田原拾遺久和牧土但牧
枝内膳連署至曰宗對馬守可有所咨詢既公議
預聽之無憚慮可任彼心以相談之云云
昨夜猶庸詩曰今晝詣墓墓門之外見蛇呑蟆蛇
口小蟆大張口欲呑却之先呑蟆尾蟆掉頭欲逃
蛇曳蟆登堆處不堪其力蹈窪處然所呑自若云
云今朝全參墓見蛇蟆其死蓋僕奴殺之乎其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甚負蟆大如蛤蚧長三尺許而細其口開而蟆死
放其傍運其雛未呑卻口脫字之蟆屍既被呑觸毒氣而
死乎死蟆色變甚黑也聞斯事久今始見之今日
於館中語狛庸庸曰某性忌蛇奴知之故昨日既
殺之乎
三日早朝宗對馬守義真書至曰依可遣書翰
於朝鮮既達諸老可倩御筆之旨也明朝直可諭
其旨松平備前守保田美濃守依預知此事明朝
来焉足下亦可會云云余乃贈書於永伊牧昨
晩諸老連署及對州書中之趣如此之事既有先

例凡朝鮮對州恒式贈答則彼彼贈カ所勤也異恒
之事則自先考時我家預知之未知明日之事為
何様故雖非館休日不能辭之
已刻館事如例令狛庸讀延喜紀自四年至十三
年昨今所聽合三巻相改其訓點　今日春常病
後始勤史館之事龍泉侍側或執筆或考書凡館
生十二人稍通文路者執口授之筆其餘在次座
寫草本謂之巻本以巻本所備者写之於冊子謂
之中書中書成加訓點成而又写之是亦再度
中書也每度校讐之而後浄書是館中之式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嗚呼光陰之易移也追憶去年今日春信今日勤館事歸宅而臥病館津中不見彼既一周也痛哉自今朝不忘於心然以官事無暨日々勤事明朝又視他官事預冥域贈荅人生之不常朝不謀夕史館起筆以來春信之外伊牧家人預館事者一人物故傭者一人侍童高井政興其為異物頃間或罹瘧疾或中風濕館生及奴僕等多疾就中高賀二生疾聊障館事就想諸生各雖有勤其心労比我則可軽我多労多憂且年亦漸老自怪今秋不觸時疫至今日無徴意也友元伯元強健拔類狗庸亦無病人皆羨之然稟賦不任意則姑舍是死者不可再生健者亦不可美之唯天而已在今可喜春常病氣本徒勤館事也疾者人所厭也然疾而闕館之勤則各其不幸也高賀二生馴事有舊因故以次座之事附屬二人稍助我労今二人同時疾然無奈之何石生等漸馴事故不及闕館事則是亦任運而已一小館之事猶如此況於大家之事哉又況於國家哉幕下多士各依其才量被登庸職事無闕唯冬文史故國史既附我而僅有文字之用則又所我者何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今晚春常赴永伊牧謝病中之慰問且告就館事之趣而帰路過阿部政重宅而帰
今夜口授石習作玉縄石記是太田摂牧所囑請也此人有舊緣故雖懶不能拒
四日自暁大雨辰半雨少止赴宗對馬守宅松平備前守保田若狭守来會與主人共議遣朝鮮書翰之趣對馬守累世與朝鮮接待凡商船之交易持對馬守印契到釜山浦有無相易累世之約也然十餘年以前對馬貪賈到長崎密造舩到朝鮮邊鄙與彼國貪賈相互成交易之利逐年筑紫

614

處々同類多而悪害土産物而已密匿武具於舩行賈之彼國官吏亦利之貪之年交歳脱字易無絶頃間對馬商賈懼其事覚而自訴之島留守乃捕張本人以鞫問之則悉款服而自首詳語其趣於是長崎司捕在筑紫同類而聞於江府對馬守先語前橋少将時若狭守預其事既而達諸老備前守相携自是備若来往数回諸老駈書日京尹及大坂奉行等皆索捕其黨云云對馬守謂此事朝鮮貪吏之所為而違両國累世之約欲遣書於朝鮮禮曹以塞其源誠後来備若為之達諸老諸老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議曰可也其書不可私作之與弘文院可議之云
云備前守示倭字案紙曰是語老之旨也可以此
趣作書翰然其辭理難通故先以倭字改作筆文
所備前守(閑)得諾老之旨作書翰可登城云云
其間移刻共喫朝飯而猶有議事而午後帰岡直
赴史館今朔庸謜延喜十四年紀意見封事畢他
適之間藤匁斎書信至午後永伊牧田書至賀春
常恢復而猶曰匁強勤館事係養匁怠云云終日
雨不止至夜又大雨今日春信臥病之始也噫

五日　終日陰雨館事如例　讀延喜紀至自
延喜十五年至延長八年醍醐紀總六卷訓點改
正畢伯元自伏見帝至花園帝助筆三十一年今
日既畢此間詹記少他日可改補之春帝所草至
天正十八年猶餘文禄慶長然是最末之事未及
急草之且慮病後労精力故歟典伯元一校前録
余曰前録草本中書再三校既畢唯浄書本全部
未(雖)成朱句未成先自其已成者典伯元對讀則
朱句亦逐次而成耳先是高賀二生點朱句以二
子疾故今館生三的写朱句至二十六巻前録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三本兩人對讀之外令龍泉春帆相替以一本侍傍而三部參校則可也帆今雖非館待然有一覽之志故云尓友元所草至寬喜三年猶餘四五十年以記事多故也初四分七百十五年而附四人草之其三分既草成唯一分未成而已然余所記一分十書成訓點未全成嗚呼何日改補三人所草而可終功哉追日累月館待之勞弛而余勞日加本是所期苟保殘生則比及耒々年終全部乎今日借讀國朝寶鑑于書沽是朝鮮君臣問對之書擬以觀政要者也乃令館生 田末徒有餘暇者写

之又令春帆春植等助筆之家有万卷書不能見之而猶求新書雖似貪是亦天性好書之癖猶不能止自一笑而已就想先考齡踰七旬猶求新書況余雖多憂不及先考之齡二十餘年豈可廢求書哉且東國通鑑新刊本成可在近則是亦耒一博覽之一助乎呵々

今夕春帝伯元與狛庸赴友元宅夜話先是余亦屢應門生之招然自去年秋無風雅之興旦少壮之輩憚老者帝也故無同行之意僅隔一年我意之老如加十年懶乎勞乎果多憂故也然不能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點朝晩之暇讀唐詩解或數葉或十餘葉不求強解唯來興慰寂耳項間夜坐侍史亦乏唯石生獨勤之彼館中之勞不少故放夜侍則不及從前之至深更也懷鴈之切今猶雖不減去年然今秋余亦能睡故至交子之間則赴黒甜此冊子本是記館事然頃日漫筆雜記是亦出寂之餘任口授石生以消永夜也乃戲謂石生曰夜坐勿言更乏人共苦心熟之餘譫語自無四隣吟罷口點筆休乃追憶去年今日春信瘧病筆奴燈婢共相親燈前開口汝隨筆添得候蟲鳴

六日 秋分依大雨延祠祭

已刻館事如例余先期在館春常昨夜止宿已刻之前與友元同來館拍庸從到伯元春貞不來如例月既而各勤事余令庸讀先崔紀上正其訓點且加補一件又讀了朱崔紀下又加一件乃余石生令館生尤筠改中書友元草貞永紀而持百練抄來曰此冊漏考索近日加補之時可有一覽是高倉帝之記殘簡也乃余龍泉點朱句畢有鶴田宗安者松平主殿頭新書生也依其主命頃問每日來爲窺習館中之事也主殿頭好倭學故然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點朝晩之暇讀唐詩解或數葉或十餘葉不求強解唯來興慰寂耳頃間夜坐侍史亦乏唯石生獨勤之彼館中之労不少故於夜侍則不及従前之至深更也懐舊之切今猶雖不減去年然今秋余亦蚤睡故至交子之間則赴黒甜此冊子本是記館事然頃日漫筆雑記是亦無寂之餘任口授石

日錄口授之詩

夜笙無言更交人
汝隨筆添得候蟲鳴四隣

且加補一件又讀了朱崔紀下又加一件乃余石生令館生尤筠改中書友元章貞永紀而持百練抄来曰此冊漏考索近日加補之時可有一覽是高倉帝之記殘簡也乃令龍泉點朱句畢有鶴田宗安者松平主殿頭新書生也依其主命頃問每日来為窺習館中之事也主殿頭好倭学故然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挟み込み物

非客非館伎恰如寄生之木似離群之鳥二三日
来喚之於座右試之頃間高賀之外館生疾者三
四人然草本未成者唯友元而已故不及事關
館退之後行秋分祭雨亦齋(齊)余與春常入堂祭之
其儀如式勝澄末至仲龍從至例祭賀璋馴事讀
祝文今日石習初代勤之陪膳役(役カ)送者清隆之真
春泰鳶緑(緑カ)者也其餘春植石習正種栄清信清等
也春帆在水戸邸未至祭畢小田原拾遺書至有
議問之事乃附其使答之松平備前守寄書曰一
昨朝朝鮮書翰倭文之案今日入諸老之一覧其
趣甚悦意恰好宜作書翰以呈諸老答曰書翰今
明日中可作之二三日来可待足下之告登
営云云於是幸仲龍来而挽留之乃口授草書翰
日已暮秉燭令龍浄書之及曙半浄書成龍帰乃
封之以待備前守之告報也鍋島加賀守参
府以来欲招余者数矣然遂不赴焉聞明日藤勿
斎及友元赴彼宅余亦幸館休之日也若無登
城之告則可往會而謝其懇意今晩與友元約之
昨夜石生退而後自草尺牘一篇寄卜幽感其勤
聽國史今朝令吉通清書之以遺之又昨日令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清書玉滝石記而今朝遣田摂牧答書曰石記早
成謝而有餘願労自筆云云全性拙墨痕故史館
雖無暇乗興則作之則不難自筆甚不易況去秋
以来詩文之興亦非所欲偶作之不得已也自筆
之求不恢意然強不能強拒亦是苟生之人情也
嗚呼去年今日春信病少快余自本宅早帰曷謂
通日可本復也明日余在高木氏宅春常報曰瘧
疾又発豈圖今年今日祈食祠堂痛哉弱壮者猶
然況於艾年哉明日亦不可謀況明年哉既知此
理猶不能廃世務可以恥也春帆父曰教圖今茲

六十五常嫌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可笑然世之
貪長生者豈唯圖而已哉頭戴白髪身扶孤杖而
猶徘徊権門以求利達何以解嘲哉
七日 快晴 辰刻出岡以便路赴石川主殿頭
宅述参府之賀他適不逢直到前橋第保田若狭
守幸来焉少焉少将相見告朝鮮書翰之事少将
曰明後日可登 城畢若狭約達其旨於松平備
前守既而出訪酒井匠作畠中正適談及賀璋春
植及田犁事匠作頭痛不逢逢其嗣戴員佐忠隆
少焉訪杤木良綱依屡有議而来忍岡然他適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逢於是依約赴鍋島加賀守謝參府以來慇問而
互語去年以來往事及二年半友元來會自今朝在
松平主殿頭宅見倭書若干故遂來云云未剋藤
勿斎來有客而未至云云於是羞晩炊其後主客
共到咸臨閣觀庭前山水往年遊于此依主人之
請名閣曰咸臨余作之記庭有曲水細流名之曰
蟠龍泉泉傍有岡有林啼鳥來集故名園曰鳥止
友元作記余輩些主人相識是勿斎為媒今日之
會庭之景依舊所伴不異唯欠春信耳今日各懐
舊者屢矣座有一書生歳十八九其名曰三省忘
其

氏是主人家僕之子常侍朱之瑜在水戸邸看也
閑習詩経於之瑜試問之則以明音誦闕雎詩主
人曰家有一老僕歳九十餘昔文禄朝鮮之役直
在戰場看也今日欲召出之而令談其事一昨日
忽物故勿斎大惜之余亦為遺恨薄暮興盡欲帰
主人止勿斎頻勧作詩主人亦強之故不得已而
賦五言律一首勿斎代余書之友元亦賦七言律
淨書成而進點心漸及亥刻而帰友元従焉勿斎
猶留謀知可有盃盤之事帰岡聞大澤右近大夫
来訪聽他適遺忿形於面而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八日。館事如例。但伯元。春負卧病。不来。

聴天暦紀二巻。自昌泰至此為十巻。薄暮松平主殿頭来問。於史館相逢。望請史館日録。點検其未在家者。及乗燭而去。

九日。終日雨。辰刻赴前橋第。係若牧有他公用。遅来。已刻少将欲登城。余曰。可登城。余曰。後閣下登将聴畢。曰不及待若州来。可也。今艸為次。述偽艸之事。共備牧若牧相會。偽艸之事。非余所預。書翰則而入諸老之一見。則可也。

非彼二人所知也。先例唯受執政之旨而已。少将

微笑而乗輿而出。余處雨中労。彼礼揖暫後而出。

遂太田資高於門。彼下馬。余不乗輿。立談互述懐

詹之事。而相別。余登。営語。先在輿暫共群僚談。

皆曰。邂逅遅登城也。既而諸老出時。係若牧来土觧

牧永伊牧擊電相見。諸老令人喚余。若牧雖不被喚

従余而来。然猶豫不進。備前守一昨日賜官暇。

不及登城。前橋少将忍拾遺。小田原拾遺父和牧

土但牧。板内瞻列坐。無他人在焉。余獨出讀書翰。

若牧在側。讀畢。前橋在上首。然既内覧故不言。

拾遺共曰。不違案文。恰好。土但牧。板内瞻曰。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此之公用。容易辦済。珍重。和牧唯瞻而已。可怪余
曰。對馬守書翰。余家調之。然
之一覧之後。全無所預。先例故。松平伊豆守受取
之。而遣對馬守也。然
州。若州預知此事。乃把書翰并案文。附若狭而退。
小田原拾遺曰。史館可有事早赴而可也。余乃出。
凡今之政事。前搆忍二大老。稍退讓。統大綱。小田
原。當權執決其詮三老。每事獨豫而副執事。而麾
下事之外。不能預其席也。午半歸館。聽村上第三
巻畢。稍改其黙。
今日春常伯元對讀前録自是

每日可如此。館生一人相替可侍傍。伯元有障之
日。春常可勤他事也。凡
例時。余獨列諸老席。考
之。公用故唯勤史館之事而已。但牧内膳列執
政之後。初有文字之用。故二老殆聊有挨拶之詞。
在諸老之中。則和牧頗知文字。兼謂書翰之事。此
人可專議。然坐睡不發一言者何哉。身非上首。且
非月番以外國之事為大政。不吐一言。讓二大老
及當權上首乎。抑夫有遠慮乎。果其安智乎。若其
愚乎。一笑。不可示人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頃間寄書於卜述感其勤而聽校國史今日寄返
簡有大悦之趣且曰保元以後改補亦欲聽之然
有一醫針眼除翳其證多之欲往試之治療之間
頗有闕席之事乎云云
十日 朝陰晩晴 館事如例 高庸有障不来黙下
挨所不附友元之保元以後小冊雜記及晩春常
新築設雜集友元自史館直赴焉余暫休赴
焉卜述正竹春安来會 勝澄至 仲龍從之卜述唱
上旬(句カ)余對之逐次而巡薄暮宗對馬守義直(真カ)使来
曰昨日遣朝鮮書簡之草依執政之旨自保田若

狭守達之然不會讀願今夕来訊若無暇則義真
自来問之全為使者曰来世之交非獻労然事既
公也不可私往若欲改文義則達諸老得其折簡
公往可議之昨日 公議已定不可妄改一字也
若唯欲讀得其文字則可写寄一通加訓點遣之
我不及往足下不及来云云使者帰余又與卜述
二元等談皆曰久闕雅筵請催之乃以新雁為題
衆皆推敲然余不来興唯與卜述詮兼燭蓋饌饌
未徹對馬守使者二人来共無髪也乃知醫加少
知字者也乃遣於史館先令石習逢之令(倩カ)彼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習讀之。今而加訓點畢良久。余赴史館示諭其趣於二使聲而返之事畢而入漸及夜半群詩逐次而成三負長改正之。各八全一覽負長詩。余自見其草而清書之。於是高庸講之衆容及侍史小生等所作殆可二十首。至半夜而皆去。春安止宿。

十一日。晴。館事如例。令高庸讀康保安和紀以正其點。自昌泰至此四朝合十二卷也。友元頃間草天福紀。春帝伯元校前録一卷畢而至第二卷。春安自去年写穀公二傳點。今日終功。自去年時々勤之。春負疾愈而出。安成亦病後初出座。

十二日。雨。辰半赴史館。遇友元詣讀耕墓。其不忘遠之志。非他所及。感剡感剡。

點検國史考校漏脱者。得二三件加補之。且勘保元以後之事。前録四十卷。清書前日既成。續録五十五卷。中書今日悉成。皆是自四月以来所傭書也。乃使石生作續録目録。終數卷之後。高庸代余労。而共石生咸之了。今夜石生他適。座右寂寥。燈下作一絶賀春帆。策仕又書數語畢。田童子信清及栄清吉通。又作側體一絶。述石習口授筆記之労。又問安成疾。校小簡又書數語畢。春素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此以慰雨中之寂

十三日　早朝大雨午前霽春常侍坐示月題十首投見之則勝澄及仲龍所詠也勝澄作序龍作跋先是勝澄絶句律詩屢見之其屬文初見之可以嘉焉春常作文寄勝澄共寓講磨之意是亦可悦也既而依兼約應松主[院呼]政重宅暫談醫長怡来乃謝春常藥治之験午半赴主殿頭宅狛庸先至而侍焉見倭書數部庸有標書之労晩炊之後懐向之談及姫路拾遺父子春信之事成後告帰又羞黙心而出狛庸乗月徒

歩過常磐橋歷数町乗輿而帰漸至灾刻作小簡以問賀璋疾書数語以示田植依昨夜漏之也

十四日　晴　黙検保元年掌或改正其文或加補其脱至七月初旦悉管抄有異保元物語異者則低書以備一説石習執筆及暁依約携春常友元狛庸赴加藤作牧典主人共入[洛]洛室出[洛]洛之後見戯鴻堂法帖令庸摸海外之書此書有詩二篇共荘施無畏寺詩也其一欝檀所作其一老拾遺所作其末曰此二枚王子之書云云其末有米芾跋全先年見之謂欝檀者蓋其兼明親王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施無畏寺作可以證焉米芾政亦其時代相應故
今春記其趣於通鑑今夜再見之彌覺愚策不妄
也老拾遺者未知誰人若夫管文時為其時老儒
伴兼明遊乎未可知焉其後見朱文公石刻四幅
其一曰存忠孝心其二曰立脩有志其三曰讀聖
賢書其四曰行仁義事第一幅左傍有晦翁字四
幅各大字人云語云其珍藏固宜也其餘唐宋名
刻數帖及明人花鳥畫等見之既而將暮時微雨
暫留主人永一長鑓曰此是曾祖遠江守光泰文
禄年中朝鮮軍中勞之刺殺若干人傳而至於今

願作之記余汉其累世兵馬器異他故領之主人
悅及交半而帰少焉大雨猶未就睡作示狗庸一
絶言其國史運筆之勤労又作小簡示姪憲賀其
始作序文而祝前程旦作一簡示仲龍言保護勝
澄之事及先日所筆朝鮮書簡預執政之參共染
自筆軍明日可投與之
十五日雨朝詣祠堂小祭如例
改補保元元年七月白河合戦之事猶未終
及晩土能牧永伊牧連署至曰明日可携生野松
壽登営乃告其趣於松壽壽即来謝壽雖非親

62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炙香然年秉閏字淮門生且其居近故乎未知為
何等事友元伯元等皆怪之
入夜大雨年秉不論陰晴必嘗中秋今茲素無詠
吟之興故不招人不被招於人故雨中獨坐却好
然追懷往事感抃情多端今日望見雛路故拾遺
第在前池西畔而歎往昔每年之雅遊未幾父子
二代物故於交除猶如此況一家頻罹凶事奈驁
遺而對月有何面目乎哉故幸陰雨不見月友元伯
元皆昔年同遊也然不留之未及薄暮皆去
今日太田備中守告參府之旨余意謂春信若
存則擔手速往賀之依仍想去年彼病中之事抃
胸間塞方寸一輪亦如生雲霧入夜燈下閑寂
召石生記昨今之事記了帳然惘然摩胸散悶於
是令石生執筆作中秋雨夜問答

十六日　終日雨　辰刻擔生野松壽先赴前檣
第壽父德生庵在焉而待余至巳刻少將相見而
登　城逢太田備牧於　営中及午半執政召松
壽回老父父在存且依旧光門跡懇請而賜食禄
二百俵其後執政列坐永伊牧諭余曰松壽出入
卿門今已賜官禄則可令彼勤史館之事云云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非余所望請故令彼父子直到諸老第謝之而余
直帰岡時漸及未刻係元草数葉聽之未及加補
而申刻鐘鳴今晩加賀羽林贈鱸魚二喉
松壽来謝今日雨中登城之労
十七日秋霖連日聖堂西面瓦播壊
改補係元元年自七月朔至九月春常伯元校了
前録第二巻至三巻至字畫訓點着意精密
今日狛庸不參如例友元患疝氣不来徳生庵来
謝昨日之労且依憑松壽事松平主殿頭詣
神廟之帰路来過暫談而去

十八日終日雨至晩滂沱入夜不止秋霖一滴
自千金況於連日哉況於懐旧時哉館中僚
徒殊苦来往風湿之疾不可不慎焉
改補係元元年畢至二年五月校元草四條帝紀
伯元春韋校了前録第三巻狛庸加點至寛弘紀
春夏有疾不来安成龍泉井的加朱句於前録石
習不離余傍改補草本咸則使花筠春泰栄清相
替写之別巻村童言在校元傍執筆草咸則令寺
尾吉通写之津省湊安寫愚管抄以為希世之書
為備副本也
續國朝寶鑑二冊新寫成一巻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清写之一卷春帆春植兩筆也　中秋雨夜悶荅
三千六百餘言石習執筆榮清吉通淨書之今朝
終功今晩館事畢令狛庸讀之春常昨日既見之
二元初聽之其後春帆春植余寢室又讀之此一篇
自懷舊起筆且述余行實唯是夜来之所為而不
妨館事去秋以来大文之始也今夕加朱句於
寶鑑雖非急務然伴燈下雨中之寂也賀璋疾未
愈然稍得快氣頃日作謝簡憑高石二生呈之加
點竄返之仲龍亦呈謝簡然未見之自璋疾殆五
旬安咸亦病後唯勤館事春帆春植亦無暇故每

夜石習侍坐焉
今日藤匆斎寄書曰松壽大幸足下亦可為大悦
余報曰相知年久不可不賀焉然列史館事非余
所請望館外門人勝於彼者非無之然　公儀不
許之以彼父出入権門之力至此則未足為大悦
也一笑彼性柔惠無毒且頗好文字則我不踈之
以准門生但其父無才故愛子之餘以彼文才為
遊群是我之所厭而倭属亦所以不滿也聞春貞
春安可恥其官禄不及彼乎雖狛庸非不驚焉然
事在公儀非余推挙則豈怨我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十九日　東舟正忌日　參其神主　依雨天不能詣
墓　令之奠代往拜焉　自昨夜覽國朝寶鑑　加朱句
今朝終一冊　自齋了至午後又終一冊　乃還兩冊
於書估又借二冊　倩史館傭人寫之　午半雨霽
為秋霖欝滯　赴高木氏入浴　卜凾先來　春常赴加
賀羽林謝病中懇問　見羽林　暫談舍太田侑牧於
彼席而來　高木氏及晩春安至　入夜常先歸　依卜
凾春安之請談　先天後天圖義　且說　允良為　之
義　及夜半而歸
二十日　早朝未起　大澤在右近來　在史館　依其誘
引尾州家老成瀬主計來　余懶起而到館　相逢　依
其請示新史二三冊　又依其求　令石習讀史館記
及條例十六條　既而二客歸　余歸寢　喫齋飯　時藤
勿齋來於書院　暫談而歸　院而已　剏各勤館事　如
倒良意來　少焉去　欧補係元二年　館休之
後三竹來　頻懷春信見　西風淚露　借之而歸　若話
并中秋雨夜問答等　竹田聞來月朔日　勿齋來可
喫素食晩炊　我亦追憶　梅洞不止　伴勿齋　可詣其
墓　且談往事云云　又曰　每舍麾下志文之士談曰
梅洞遊當當時秀才而已　在　本朝則古今奇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也見其詩文可以知焉然無知文章者故猶不信之可謂遺忘也永訣之歎督爾既近小祥忌噫既而請回我友都築氏有一石田明處士名之曰小士若以其形似富士也我為之序甚事令友元作跋已成彼請足下一語足下一語然以多事多憂故惟而不言願為我賜一篇小詩也短文也任其意又在洛之暇見懷風以下集分五七言類號本朝詩英欲求足下序然以栁谷集序成故不忍言之約友元作序然若有心而序一語則為幸全以其追慕懇之志切不能拒之然未及許諾

二十一日　晴館事如例政補係元三年畢自元年係之為第五十六卷及晩友元高庸對讀係元元年畢友元曰未刻以前草我所草每晩逐次可讀所政補也高庸有全部訓點之志故晝則加點每晩為友元之對余共以其所言有謂許之今日春幸伯元校了前録第四卷　友元頃間作詰蟫賦併小士若跋昨日示之今朝一覽加批於蟫賦返之暫留若跋今日仲龍来曙勝澄書於聖堂以余書曙早也及舊侍寢讀中秋問答其末祝勝澄前程之段太喜而去

63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二十二日　館事如例　午時阿部政重
加神藤基衡事於保元三年来
来訪　舊門生野口永安来周訓　請求硯名硯面
有雲日乃取海日生殘夜句名曰殘夜硯且作数
十字為之說　令高庸代筆之　永安太喜彼出入我
門二十餘年近頃来稀然以其无而遠至其求亦
希故即座作而授之然不及自筆去秋以来無文
筆之興然強不能拒人之求隨間往々把筆唯懶
作韻語故不拘文字数多少任口吐散文散語耳
今夜口授石生抄出平治以後事

二十三日　小祭參墓如例
春常伯元校前録第五
改補平治元年至八月
卷　友元章嘉禎紀及暁供狛庸對讀保元二年
三年　春貞有疾不来館既一旬次座館生各勤
其事　今朝高力丸近書信至　長谷川藤治来
平井由敬来誘引一人其人大坂富商其祖父頃
有志倭歌嘗謁先考余亦幼時相知焉多田院別
當来此院有滿仲廟荒廃年久四五年前　公儀
再興且賜封戸余嘗預其事故共別當相知也
勝澄參墓如例　今夜作小士嵩歌　七言二
十四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二十四日　雨
館事如例改補平治元年自九月至十一月記藤
成通疏鞠技藝之事太長　今夜會諫山水賦起
筆是去年以来會諫羽林所懇請也然以不乘興
故遷引頃間藤匁裔頻促之未得趣向今夕口授
石習先作其序半夜就枕以七嗣小祥忌之近感
懷往事不能交睫屋起小遺五更獨對燈見書及
曉暫睡未幾而覚開戸天已明依令雨氣未知夜
已明
二十五日　雨氣宇不平依昨夜不睡也朝飧
之後稍快春常来侍焉談曰自来月三日論語巡
講始之序說發端春常可講之乃考故事来歷余
喜其志做余講書之例已刻卜凶来呼之於寢
令石習讀係元紀太長至午下刻畢其間松壽来
少焉去其後凶請石習聽中秋雨夜問答未刻罷
晩炊其後凶求頃日所作詩文聽數篇春植待焉
凶又令植再讀雨夜問答及薄暮凶去今日余頭
痛兼迷談聊散鬱懷今午榊原熊之助音問至
今僅三歳其家臣等依不忘二代舊好也及晩養
安院正球来少焉去入夜春常示論語私考余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之則十五葉既成其文段所援引稍好可喜焉凡
在今則每事所觸皆憂見此私考初有喜悦之意
若不懈而成功則彼勤学之一盛事也彼頃問氣
宇漸好故館事之暇加朱句於詩経大全又及此
講考彌祝其強健而精勤而已今夕作舍漸賦
亦不(缺)閣焉亦好文之癖猶未失乎其歿逮唯任有
興不必限貴賤親疎

二十六日雨館事如例改補平治乱前之事
春卓伯元校了前録第五卷申刻之後群僚皆
去庸也獨留在六義堂薄暮喚庸於寢伴夜食而
助筆舍漸山水賦石生同侍焉披彼地圖以為作
賦之便次刻庸去習代之及半夜而休

二十七日雨館事如例改補平治合戦之事
事多而日短故未終一年而及申刻今夜舍漸
賦成春信小祥忌既近春卓自一昨日素食余
以為過也何則先妣喪讀耕以俗忌五旬為短而
百日素食庸先考喪彼又素食百日也前後兩喪

伯庸講三體詩而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無輕重余先妣喪五旬素食從俗例先考喪晝食百日興讀耕之所行異也各任其志耳既均從俗例不能不憚公儀則本朝古禮一年之服猶不能行之況於三年喪哉其後正忌日余及讀耕共前一日齋戒自謂不足也然一日齋戒猶可謝公務二三日以前有公務則不能謝焉若定欲行數日齋戒而終身不行之則意不快於心而有去者日疎之(弊カ)歟乎畢竟氣量之懦所致也常自慙焉余及宜人亦不知旦暮則常也不可不念慈然至大祥忌仕彼志而可也況彼館事之外如不有

不時之公務哉凡喪祭之事要始終不闕古制雖厚然各應其時故朱子家禮比儀禮則省減之況於殊域哉況於當時哉或欲復古制亦不可得也余所行則存泣血餘滴參奠私儀存焉

二十八日館事如例政補平治元年事為第五十七卷春堂伯元校了前録第六卷春貞疾愈出席拍庸訓點至二十二卷春貞校讀至十五卷友元所草嘉禎年中也今日令栄清政写舎津賦序四百四十八字賦千二百六十五字總千七百十三字(燈カ)暦四夜而成近来作文強不労心

68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此賦頗費工夫　申申松壽來二授之加點會津賦
旦依彼請解說賦中典故以彼屢出入會津羽林
第也彼曰今日謁會津第羽林談屢及全事云云
余問曰何謂哉答曰羽林令侍者讀曆代紀畧鉴
寧録曰不諳歷代大略則所不能也王代一覽既
頒聽大政再故多暇隙兼聽倭漢歷史云云
入夜忍拾遺書至曰明朝有公事可來云云不
意之招未知為何事也
二十九日　卯刻赴忍拾遺第有日光山公事
官使司數輩來會余以可少頃故遣招群司去後
余暫留談拾遺新鑄歌器被示之且試臧水其歌
中襲興古制不違拾遺天性敦厚其戒励之意可
感歎焉午時帰岡直到館群僚勤事如例改補永
曆元年至六月　友元狛庸對讀平治紀加朱句
畢　春常伯元校了前録第七巻　南直来留至
夕及暮来談於寢見中秋雨夜問答又見會津賦
春澤来侍焉澤早去直猶留焉　頃日追懐去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之事胎宇充塞改晝夜亂文字聊抑鬱陶今夜殊憂忡是以援留南直漸至夜闌信也病劇於去年今夜噫

晦日　館事如例狛庸疾而不來終日雨而不止余改補永曆元年畢及二年半歸寢自今晩旅有感成之意也春帝自今朝斎於其室　藤匂斎憲紅拂問今日感懐之可切高木氏亦寄書勞慰之及晩春帝作祭文示之文路接續哀情大切余亦不堪悲歎作招魂詞石習執筆棠清淨書之漸及半夜追懐去年今夜雖労心猶未知明日永訣噫

九月

朔日　晴晨起拜為妣神主如例辰刻令春常參亡嗣侍生家令等執役（殺カ）（祝カ）文讀此及參畢余（焚カ）自香灌鴻令石習讀招魂詞其後家令侍生等皆拜其後春帝參墓呈祭文（龍泉之讀）既而余亦詣墓而後春帝掛影像於六義堂奠之今江清長今朝來着為逢今日忌辰十日行旅百里長程昌霖雨來被（彼カ）累世家僕儻然久在洛采地去年聞訃早來今又計期逢祭儀雖田舍翁其志可感焉彼哉余同齢今年五十然健歩不劣壮諸門生舊識皆歎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遠来之志自朝至晝門生館徒參墓不絶午後保
田若狭守来訊述忌辰早至斯人日々登嘗多
務旦徘徊權門無寸暇今日来問其志不淺且見
聖堂瓦壁破損曰此事可與永伊牧議之若州入
祠堂焼香此間藤勿斎来與若牧相見既而若牧
去勿斎詣祠堂焼香旦別奠名香以亡霊嗜聽香
也友元伯元狛庸松壽春貞春安春澤正竹等皆
與勿斎相見酬適〻来而早去今朝建部丹波守高
木正則阿部政室贈茶菓友元等門生亦贈菓蕨
有差友元勝澄狛庸高澤春安春貞仲龍龍泉春

佐慶

忱田植石習湊安津省井適村重言春竹春泰寺
尾吉通或叅文或詩并序仕其意作之野壹田犁
軒傳依疾不来遣使寄詩聞安成賀璋凌痛參墓
然不及謁余而去其餘友元侍史等有參墓者
勿斎以與三竹有約待之其間余亦會津賦一令石
習讀之又令狛庸讀中秋間答於是三竹来詣墓
有叅文乃羞晩炊勿斎三竹余友元伯元狛庸松壽
為伴食其餘與春常次座同食食畢勿斎三竹見
招竟叅文詩賦凡二十餘通竹又見會津賦中秋
問荅等日漸晨向暮而竹去勿斎留友元伯元狛

63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庸松壽為伴其餘伯元等皆去薄暮勿商去秉燭
友元庸壽秉余癈春常待焉春常友元曰今日叅
文龍泉所作頗有力石習述其情實而文路不為
不可田童信清其志此比力年齡則奇也其餘未詳見之
三竹見石習作曰通日逢其郎君則可語之云云
春常出新刊菅家文草曰頃間自書肆来云云余
謂此板行實是好事也既而友元等去春常休焉
嗚呼頃日待今日太苦一歲早周今日既暮然參
墓人多詩文咸堆乃知亡靈為人被感慕人猶如
此況於骨肉哉況於老父哉令習記今日之事而

639

百清長問洛陽之事其後令習退休余猶不睡粗
見諸生叅文詩序等時雨又降清長曰驛路大水
旅人留滯云云

二日 終日大雨早朝拜先妣神主 淳小叅如
例以大雨故使清隆代拜墳墓已刻到館松壽
初出座早至既而諸徒皆至 改補應保元年自
正月至十月 春常伯元校了前録第八卷友元
庸所勤如例春貞校 庸所點自今日與松壽
對讀之以松壽未馴館事故余容易之事又令次
座諸生一校昌泰以後慮風葉難掃盡也卜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自午後来於館中或聽前錄或聽貞壽對讀館事畢而諸徒去卜出往余到寢時其弟子三宅生順来春帆亦侍焉乃令順帆二生讀平治紀及夜而畢因望請令順讀昨日招竟及祭文數通漸及戌半而去前日所傭書者所写國朝寶鑑一冊成今夜加朱句漸至子刻終一冊雖不細字然一時之間所讀三十二葉石習侍對校

三日　天晴　館事如例　改補應保元年畢至同二年四月　館事畢春常講論語序說初段永伊牧惠筝例也　今夜又加朱於國朝寶鑑

四日　雨　館事如例　改補應保二年畢自永曆元年至此合三年為第五十八卷　賀璋病後始至史館有赴温湯之願病云云第季久疾頃日稍好云云　今夜作藤勿斎辛卯人日詩卷跋先考及余亡弟靖和章連書距今十七年洒懐舊之淚乃染自筆書之事備于其文書畢感清長遠来之志為之記其事及二百餘字二篇共石習執筆

五日　陰及晩而雨入夜不止　今朝自筆昨夜文呂清長捨之感悦殊甚彼示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幡一其先考先妣名號共春常
筆之其一讀耕名號也勝澄筆之其一亡叔樗墩
名號也徙去秋東行時請得三幡而帰洛鄉里到
四明山下訪石丈山示三幡丈山感其志且痛樗
墩無後而思其詹遊書樗墩名號而授之丈山丈
退隠三十餘年與我先考同甲子今茲八十五歳
雖顕遊詹識之求不揮毫然清長屢訪相語故其
懇遇如此清長不学無文才然及如此之事可謂
奇也蓋其標有所取乎三竹友元常奇彼志彼少
年時陪侍余及讀耕且親炙先考先妣其労亜清

陰壮年疾瘡婦鄉里歴年瘡愈強健其鄉里在洛
北鞍馬山邊號二瀬近小野傳稱惟喬親王隠于
小野其陪侍者来住二瀬彼地為邑長則或其末
裔乎此邑先考采地而余傳領之彼為我家之隷
既三世今在農夫之中不為鄙夫又久住我家不
有文才野而不雅又不魯是亦一奇也故我乐彼
曰縦雖不学豈其舎諸
己刻館事如例改補長
寛元年畢春常伯元校了前録第九巻頃間令
栄清浄書舎津賊不悦意故改書之今日書畢令
拘庸写訓點今夜庸及勝之昌宿二春常書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今夜作本朝詩英序是三竹所編也

六日陰而不雨館事如例改補長寛二年終
至二月以忠通傳長也且加應保二年一件
午時正竹来少焉去及晩春宰示正竹懐舊賦
并伯元及賀璋追悼之詩是去朔日有障而遂引
郷之心旦彼去年稱猶存者今問之則曰既没嗚
呼人生之存亡豈洛人而已哉

前録清書本四十巻今日悉成此内十餘巻賀璋
未病時為之其次井的十餘巻安成良仙各可五
六巻依為官本而人名地名等及三字以上者以
尺置字傍惟准之引朱為令不曲也故自六月初
之歴四人之手而成之春宰伯元所對校者乃此
本也自甲辰冬至此前録既三写之校合既七八
遍也續録亦可如此賀璋為療餘恙今朝赴相
州温泉今夕仲龍来而談之曰彼病中以脩史館
之勤為患故催温泉之行云々
今夜頗懶故早卧次明朝可啟赴永伊牧也然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未睡想得去年頃日猶在本宅悲淚不乾國老使者每日来問門生等交慰督然陽一年猶如昨今之事登時滿城人々哀情焉今則忘而不問之我追慕不止頃刻之間不能忘之然登時則不能食不能睡今則朝夕之饌不廢夜亦睡卧然則我亦忘之乎疎之不忘之唯是歲月之移自然如此者古今人情之常乎乃知聖人制喪服定其始限不隔華夷其趣一也推往知来非聖人則豈定喪限之制哉世降道衰而人情自薄今俗忘之限太短然猶不能勤之父母之外或早止素食或出交人事聖人之戒直情徑行者起哀情過正者固有以也故子夏喪明者哀之過也柬門吳不哭者徑行之過也人或引柬門吳慰我問我是豺狼於我也豈其然哉哀之至切以死別為先耳哉生別離獨哀然再會可期若再會不期則豈有離鄉遠遊者頃間考國史江匡房別隆兼作哀文以我心准推之則讀之辟膽斷腸然其後求日吉神祈延壽抑何事哉想其匡房何妄求長生哉唯為重先祖家業暫存而啟教子育孫乎我亦非無此意是獨殘喘之不絶故乎非東門吳之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非直情徑行之薄今滿胸皆憂也顏色憔悴其所
也然飲食不減坎自怪焉且近七旬者猶以五旬
不為老而為我祝前程其人無憂我有百憂何
心其人無憂我有百憂何求必求壽哉幸生太平
之世起居雖穏生不文之國混盲聾之中出則所
見所聞皆求利達之事耳諺曰九十九鼻缺猿咲
一全體猿之類亦非無之故我招亡嗣魂未詞曰
沒者留名兮生者恐恥者非空言也常恩史館之
勤非不勞然比日々交世務則安身食徽禄則
不缺不折腰嗚呼苦哉生涯胥分聞請長談想像

石丈山安貧而動思鄉之心所謂士不忘山林者
可不思哉所言如此然閭有妻家有子姪遺厨有
僕隷儕舎有就学者洛有一妹親族則身非一身
猶蠢〻於史館而已若其家業則隨分而既勤之
欲期後栄則不虞之可測之欲忍恥亦恥也
不忍恥則難立今之世至後栄則非所願也唯不
逢大恥則幸也頃日大祿之人有所求於我而贈
黄金五十両及袷衣五領余謝使者返之使者懇
請而不已故返金受衣金則快受衣則有悔自
慙性懦而至此他後忿茲瞳漸萌而石習休筆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退戒之曰件々勿語他。

七日。黎明冒微雨到永伊牧第議聖堂瓦壁破損之事伊牧曰。聖堂元是尾陽亜相所建也。先年自公儀雖被修之不忘為定例。且其小破之事不及遑公儀平。若成則好不成則言而無詮乎。余曰此誠小破也。可私修之。然他後大破則非我力所及也。先年既自公儀被修之則於今則尾陽不可預焉。若他後聖堂破損則可必願公儀之力也。乃啜朝飯而出赴小田原拾遺談之。拾遺惑在伊牧之所言。余曰。此度可任伊牧之言。而可私修之。他後聖堂破壊。則可申公儀。閣下其加力。拾遺曰。諾。時伯元在側。余曰。我已老衰縦雖没後。仰公之助力也。春帝有所申則伯元亦同證之。拾遺曰。諾。既而向史館之事。且所談件々漸及成辰(衍字)丰而出赴前稿第已刻少将相見。又及瓦壁破損之事。其所答又如拾遺余曰。先年以公之力賜官金。修聖堂築瓦壁事衆所知也。然此度破壊。我力亦可修之。若今修之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来大破時我願不遠
公念茲今般事有伊牧所論亦有謂也少将曰此
是小事伊牧何慮哉自
慮為他人之例乎　聖堂若破壊則可頽　公儀
公儀修之則太容易然
勿労心余曰然則公子孫亦願不棄（ママ）　聖堂我子
孫亦願依頼少将曰累世不可易好余辞謝而退
少将又有異他之懇言（余謂他執政者一世而已
此家累世興　幕府共不易大本既如此可喜也
於是少将登　営余出而赴松平主殿頭暫談而
過二勝證宅漸及午刻而訪　倉橋氏留守而過　長谷
川藤治宅問榊原熊之助安否而以兼約赴大久
保和泉守宅主人在館林邸未帰阿部政室在焉
両人相対語及今朝他適之事既而友元来既而
高澤至少焉春常来及未刻主人帰於是阿部政
義大久保忠隆皆至於是追膳其後入浴日漸暮
主人兄弟四人共談往事此四人有故雖異其姓
實皆同胞也三十年前其父正之（七兄）其長子政純父
于六人共存先考及舎兄舎雖多文字悉崇敬
我家故至不隔心相語多是懐舊事也春常早帰
余留談良久彼昆弟相共怡々不聞可嘉可羨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政重難為季弟以為政継養子故為嫡宗主人今
為館林家老高澤所依頼也政義忠隆共為
麾下卒長友元亦共彼是執交有年及夾半而
帰農子剃而卧倩思伊牧亦不疎我然身為副執
事麾下辟士悉受其指揮故以余所諮達諸老則
列坐六人之中若有不轉點頭之人乎然則其身
有私我之憚乎公儀各有所掌故余不能
直告大老大老雖恠伊牧之所言亦聞余所言而
不能直断之是今之法也此是小事余不能違話
又不能固執焉凡事之成不成皆有時耳

八日 微雨 館事如例 改補長寛二年畢
支元 伯庸對校永暦 應保紀一冊畢 春常 伯元
對校聖武紀猶未終巻 松壽春貞對讀伯庸所
點次座諸生勤事如例 今晩春貞始巡講孝
経既入経科中等 列葊生故也
九日 祠堂重陽祭儀如例 辰刻携春常登
城路想元徳宅友元既出乃過前橋第賀重陽而
登 嘗若徒拝台顔 入御之後永伊牧論余
曰瓦壁修復之挙難歴公儀之事也然前橋少
将謂是小事也不及速諸老速遣官吏修復之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也乃余廣戶半七郎畢非我可專決之少將過鄉之厚異他故也觸可謝少將云云余謝而出直到少將及伊牧第論留守者述謝語而歸路過阿部政重宅語伊牧所告則拊手大恢甍下之事而副執事所言雖大老有所慮焉然少將加一言以忽散鬱陶少將過足下殊知不尋常也是雖小事忽 然其懇意大切明朝詣從第不可不面謝焉歸岡則未刻也下遣車待焉生順從焉乃招書院令順讀永曆應保紀及蒼而還其後遣望請見會津賦春帆樓之及戌刻而遣歸余亦頓勞而休春常自

當中經歷諸老而過政重宅門閭カ瓦壁修復事成而喜以兼約直赴友元宅伯元等可會云云十日未明出岡卯刻到前橋第門未開來客皆入將命者降階興扣馬以待焉少選門開來客皆入將命者降階謝客曰今朝主人有故障不能逢客余亦空出乃赴小田原拾遺拾遺對群客顧余曰不適他則入燕寢而待焉余與主人三男先入寢少焉主人入焉乃羞膳對食其間群客頻至主人三起終食之後晤語良久先日主人求商號之事今朝懷之乃示一紙摘四書字十件主人喜且曰瓦壁修復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事不滯珍重也乃是可為他後之例頃日於營中
前橋少將發言余亦助成之云云余謝焉及辰刻
而出又到前橋第謁少將謝厄壁修復之事少將
謝曰昨日登（衍字）營逢久和牧永伊牧於城門內
徒步並行謂伊牧曰孔堂厄壁修復何不遲諸
先哉伊牧所答件々且曰公助成則可達諸先我
謂和牧曰孔堂厄壁破壞之事弘文院掸
公儀未敢陽言之唯供伊牧內議之伊牧亦有所
慮是先年院議定而自公儀修之今般雖小事
令官吏修理之而可也和牧曰實如高論乃謂伊

牧曰和牧為今月之番既無異論於殿中足下
可演說之伊牧諾既而到殿中諸先列坐我招
伊牧曰可述弘文院所願伊牧善述之言未畢小
田原拾遺曰幸有寶樹院殿修理之事庶戶半七
郎屢赴於焉忍岡為便路可佐余半七郎於是事
決首尾不滯如此好時節於卿為幸余伏謝焉曰
悉是閣下之力也今般若不預 公儀則 聖堂
難久存依公之一言遂我願大慶不可過之少將
微笑而暮余欲出少將曰久和牧為月番可往謝
焉余乃迴輿又到和牧第述謝而歸時既近巳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館役既来集勤事以大槩告館役二元等以下皆
恍既而余亦勤事改補永萬元年至六月春宮
御元校了前録第十巻春貞所校至續録第二
十三巻至此輟閣之為文元朴出公卿補任松寿
預之見其所以抜出之阮而退館湯浴而休
入夜春宮侍焉示昨夜群作乃加批於三負長詩
狛庸南直亦有詩此等負長所批也乃所春宮自
午後又雨九自七月以来晴者数日而雨者多日
蓋其陰氣勝陽之兆乎大君恭己而政出自大
夫天其應之乎古老猶言未有如今年之雨

十一日館事如例改補永萬元年畢自長寛元
年至此合三年為第五十九巻春宮御元校了
前録第十一巻及晩赴高木氏卜速春安先待
焉頃日頗労世事改為散斎滞入浴浴後羞膳而
相語主人出卦鳥臺問其改為之解説之是余先
年所作也以竹木摸天横圖也陽木陰木並置
則自然太極生両儀両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至
六十四卦不労思念而成者也主人感其妙春安
一並之後彼家児童善並置之卜速閉眼聞而
嘉其後依主人并春安請筮先天八卦圖并六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四卦圖圖方圖之妙數及
至夜闌而歸今夜霄分月出二更後陰
十二日館事如例改補仁安元年畢友元狛
甫一枝長寛永萬紀畢
見近代舊記凡有崇陰之日每度如此松壽以
春臭不出狛甫有他用故為友元抄出公卿補任
猶未馴其事勝澄来拜讀耕叟安成病漸愈
而暫出座勤月俸之事而歸仁安以後有藤兼
實記故有暇則見之為改補之助但友元既二考
之聊考其滿脫君拾遺書至明朝可来

十三日陰而不雨卯刻出岡以便路先赴前
槁第逢少将有所問有所諭乃出赴忍拾遺井上
河内守小笠原山城守岡田豊前守松浦伊右衛
門及久保吉右衛門小島久左衛門先在焉議日
光山神領配等事是正應年中故若狭羽林所定
也余當列其席故今亦被招焉至其封戸配等損
益則非我所知也井河山城者寺社奉行也岡田
松浦者勘定奉行也久保者右筆之老也馴
公務小島者執筆也若其間文字用捨之路是非
我聊開口凡余預公務多如此事先考常以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刀割雞之譬當時政務多是依例故余猶不免如此之招者也至午半而各退去路過阿部政宣宅暫休而以約赴友元宅春堂常勝澄卜圖正竹狗庵南直松壽村顧言在焉喫晩飯日漸暮月或暫出又沒不明不暗又不雨主人請追和藤忠通九月十三夜詩韻余領焉入夜燒卜圖友元春常詩逐次吟罷而語成刻余詩先成卜圖友元春常詩成狗庵講之而咸賛乃席上馳筆以授之矣半各詩成狗庵講之而喫點心及半夜而帰時爽出岡及夜深頃労倦聞

今日官吏廣戸半七束巡視瓦壁之破損而帰請隆接對之云云今夜我邦明月先考存時以来毎歳吟之近年大繁赴姫路拾遺父子等故感懐之切此中秋奇然以詩筵久廃故被勧友元及此余頃間見階讃詞業惟宗孝言輔仁親王及藤原知房十三夜詩考其時代乃先於忠通然以讃矣人口故追和彼詩看也

十四日　朝寒而如冬　館事如例政裕仁安二年至閏七月以兼實記書甲子　聞藤匁奇喪女子遣書甲之　及晩召清長談洛陽之事毎爾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此今日国朝寶鑑一冊成今夕一校了凡全部五冊既成今日亦陰而不雨

十五日 詣二祠堂一如レ例館事如レ例改補仁安二年正月 及レ晩春安蒙求必講 今午畠中正適来留談 窺二視全所一改 友元所レ草春常伯元所レ校而及レ晩而帰

今夜自浄書王(玉カ)縄石記相約之後既過二七旬一以レ因摂牧帰城可レ在レ近故強而筆レ之筆畢而書二考妣名號一為レ附清長帰路授阿妹一也作二梅竹圖贊一授二石習一書二朱子勧学文一畢栄靖又作二小絶一述二運筆之労一授

館生佐筠又来興作二龍泉説一授二館生小出龍泉一

十六日 館事如レ例改補仁安三年自二月一至二十一月一 春常伯元校了前録第十二巻 友元草

曆仁紀抑庸加點至長元紀 春貞為友元抄出

公卿補任 松壽副レ之 令安成龍泉井的加朱於兼實嘉應以後日記自二今日一起レ之 館事畢後赴二太田備牧新宅一他適不レ面 逢二甲賀木工暫談一彼思慕春信一箱切故有二懐旧之意一新宅綽構壮麗乃想備牧齢近二七旬一摂牧既乃罷退老之意稟賦強健曆(歴カ)仕 四葉拝趨五十餘年馴世務一摘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労倦之故乎歸家則聞河内數馬来告近日赴越
後村上之別也彼姫路故拾遺近習也今仕熊之
助彼頃間請拍庸寫拾遺碑誌其意謂讀此碑則
如謁拾遺旦弘文院所作而拍庸筆之則猶見往
年會遊席庸聞之不能固辞而寫之應其請此碑
三千餘字庸亦不懶者也全感數焉赤今夕不遑
則頃為遺忘彼来余為寫遺忘亦是不忘舊故也
頃間小田原拾遺為其次男出羽守娶新婦滿城
皆賀之又聞昨夜嫡男母後守宣久産女子滿城
又賀之余亦蒙拾遺懇遇。則雖可賀之然身多山
事而不幸無類也非無遠慮以未果今晩木工詮
曰毋州宣人彦(立生カ)後疾病婦翁舍津羽林共拾遺共
在毋牧筆拾遺今日不能登城頃為拾遺労思。
城下人奔走可察焉。薄暮在寢獨坐南直贈紅
柿十箇曰即今自長安来雖菲薄聊供遠方之珍
余感其志且有懐郷之意乃作小絶附其使遣之
往年直自洛帰時四明石處士以下折庭前紅柿三
顆。附直以贈春信信寄詩謝處士處士八旬餘
今猶強健信未壯年而今已亡對之彼此又感懐
使帰後喫彼柿則風味甚美。今夕春常與拍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赴高木氏宅知為入浴之招也。
十七日館事如例。伯元来。曰。今朝訪稲毋牧。其病人稍快云云。石習病故使井的執筆。改補仁安三年十二月事而自仁安元年合之為第六十巻。其後改補嘉應元年正月一件。井的未馴事故不能多成。且正月事多故也。春青。伯元校了前録第十三巻。今日猶庸勤紅葉山事。不来。春帆赴水戸。邨故龍泉預前録校合。安成病後。余乏口援之人。是以余井的也。栄靖愚管抄一冊写了。此抄九六冊阮五冊写之。今一冊看。當時所参考也。故未

写也。今日松平主殿頭。高力左近及子伊豫守来。尋見官本而帰。皆依請来。獻山神廟也。
及晩出訪小田原拾遺。赴毋牧。故不逢。守番者曰。病婦殫快云云。乃直訪藤匂帛帛儀而後為慰。其寂留談稍久。余屢遇山事。故想像人之憂。旦勿斎常訪余喪服是以不労遠路及此。或談往事。或談学問。或談詩文。或談世事。或見舊詩巻。或見畫軸。或之半。暝餘飢菜飯等而亥半帰。今夜月明。庵中顧望。又起懐舊之心。帰家則過夜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十八日。館事如例。友元談曰。一昨夜赴松平主殿頭講小學主人傳語余曰。近日一夕可来談云云。此人今度有屋宅改賜之事。其新宅甚遠。故頗有遺憾。故云。再伯庸談曰。昨日台駕拜楓山神廟云云。是月日先山東照宮臨時祭也。故今月御忌日。皇於例月故也。改補嘉應元年自二月至十一月。井的執筆。友元伯庸一校仁安紀。石川主殿頭賜贈紅枌一箱。今夕荒川長恒来告帰洛之暇。是月下旬可発道。今江清長亦可同帰云云。

十九日。拜敬吉神主。已刻卜出来。暫談之後。令顧言讀長寛永萬之紀。及其半而辻達来同聞之。及末刻讀了。共進晩炊。余浴湯。其間請長出談。詹事彼少時述達共相識也。春辛前訪藤匁斎。及晩而帰。及暮達去。述留又令顧言讀仁安紀。入夜了。述喜曰。六十巻悉聞之。大幸何以加之。近日就針醫。又欲治眼醫。其療養可経数旬。不能東来云云。時前述去。前夜作倒韓槍記。此余槍加藤美作守家傳兵器也。去月国請作記。今夜彌加思慮而成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二十日　史館之事如例晩手　終日晩手大雨。
改二補嘉應元年十二月一畢而令伯耆一讀圓融紀上
改二正其訓點一凡三十餘葉及申剋畢
春卿伯元校二了前録第十四卷一　松平大炊頭及
朽木良綱来自二霊廟一之帰路也　正竹来視二石
翁之病一今日稍快　令二栄清一浄書倒韓檜記明日
可レ遣二加作牧一入夜令二顧言一抄出記中古事古語上
以副レ之　今夜雨猶不レ止　侍坐之カ人　獨坐校二見
藤兼實嘉應二年春之日記一緊知二其始末一
其後見二公羊傳一是先頃令上菊直写點之本

也公羊穀梁二傳今人罕レ見故有レ欲レ使二開
校之意一長恒清長帰洛在レ近其前一校訓
點而為レ附彼等令荒川宗長刻カ于梓甲也先
頃安成賀璋春帆春植加二石習一相代侍二夜
坐一然以二璋久病一故植陽レ夜赴二酒匠作第一帆
亦要請二水戸卿一且侍二春帝一故不レ遣安成亦
多病故習毎夜侍坐　三日来習亦病故今
夜坐右無レ人　栄清吉通頻カ雖鎚レ運レ筆未レ足レ為
侍伴凡今人氣力不レ健故館生在外者更無二
侍坐之志一在内舎者雖二強勤一屡咸カ病耳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雖二裹老一猶有二讀校之氣力一若有レ切二於勤学一者則玖（夜）長之長何事可レ不レ成哉先日南直曰先生於二五経一唯詩経闕二私考一若有二補成一之（學力）則一月之中三四日侍二夜坐一可二以執一レ筆余心未レ快彼亦不二再言一之此事余亦非レ無二其志一然文庫若干部之書出入之繁不二豫點検一則臨レ期有レ滞看必矣恐紛擾之間難二成功一是以猶豫耳當時書生在二私第一勤学不レ懈者唯直而已其餘拘二于世務一求二仕宦（官力）一而無レ暇

二十一日晴早朝遣二鑓記加藤美作守一寄レ状曰鑓依レ記而顕且遺二先祖之名一於後世大悦何以加之云云已刻館事如レ例改補嘉應二年自正月至四月并的乾簗而令左筠春泰栄清分写之自午刻令拘庸讀圖融紀中巻了而又塗讀下巻十餘葉而至二申刻一春常伯元校了前録第十五巻南直来讀一本續日本紀終於此直偶預校讀而自歎不幸而漏館生之列直求レ之然公儀不レ怳松寿雖レ不レ求然預写當時之勢也及レ晩友元講論語序說公羊傳又見二嘉應舊記一

6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二十二日　館事如例　改補嘉應二年自閏四
月至七月而後閒圓融紀下卷畢而閒花山紀畢
自昌泰至此凡十六卷狛庸所點大槩好歹改
正之一生以元本傍聞之　春常令龍泉讀近代
書以聞之伯元不出席時每度如此　友元日々
所草藳不怠倦不終曆仁年　松壽抄出公卿
補任雖春負不出試獨成之然受友元之肯安成
等加朱句於兼實舊記其餘筆生等皆勤事如例
館事畢後狛庸有カ存所閒暫乘寢室而早去
今夜了一覽公羊傳畢但白文而已加短跋

二十三日　詣祠堂拜神主并參墓如例
館事如恒伯元微恙不來　改補嘉應二年自八
月至十二月其後狛庸讀一條帝紀第十七卷畢
凡四十六葉　友元草延慶紀　松壽詣曰某幼
名松壽既長以松壽為斬號未有名字乃與春常
狛友元議名之曰端於是余字之曰雲之乃悅求
作之說狛庸為彼勸成之曰来廿八日夜既約杜
駕於彼宅若其以前說成則掛之於床之是彼之
願也云云館事畢春常友元赴狛庸宅
風聞稍葉毋後守室産後昨暮掩粧又聞土屋相

65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摸守室亦昨夜死去毋州室者會津中将女也相
摸守者但馬守嫡男也共雖為肅時之権門不能
免此難無奈之何
今夜呼請長傳語阿妹老姨等且示諭件々又談
往事殆至三更請隆之真侍写遣狀於石丈山其
外修書二三通遺舊知畢旅資於請長
二十四日　館事如恒改袖兼安元年自正月
至六月其後猶廣讀一條帝紀第十八卷畢四十
六葉申刻館事畢時加賀家老奥村因幡来尋
其同僚不破彦三従之因幡問家禮喪祭之事其

餘所談件々移刻而
原拾遺而吊嫡婦之喪而直欲赴毋牧日既暮故
不果而帰今夜依或人之求作述雷砲銘十六字
又作雲之說以授松壽来廿八日之招依稲毋牧
之(三)山事延引彼父子特(濟)蒙(恩カ)會津中将之懇遇
常出入其第故也
二毋於荒川宗長為開板也又談往事至夜闌
今午校倉隠岐守家老カ)都筑吉保来謝先日作小
士巌歌暫面而帰此人三十五年以前曾相逢於
京都先考亦所相知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二十五日　淨書雲之說且手書數葉其中一通示清書小絶也靖長年々願望謂二瀨有東西二社邑人祭之以為鎮守然無些許戶田聞昔兩社納米一斗七舛若復之則為大幸乃許之又其邑畔有二亡兄長吉墓（墓カ）往年余余清長建石誌其守者一人掃除不怠乃每年附米一斗。兩仲（件カ）依清長請而使清隆之真押判以授之且傳其旨於理玄及善兵衛玄者之真父也自先考時為洛旧宅留守掌祖祝收納者也玄既考（老カ）矣善兵衛者之真兄也清長附隸理玄一者也年半以兼約攀春常赴大久保忠隆宅及春澤先在焉向部政重及勝澄舍焉牀掛昔思孟像是往歲先考余及亡弟靖所（カ）贊也感懷殊甚晩炊之後各入浴浴後談話移刻成刻政重有障而去勝澄亦帰其後喫點心而後與主人談曰（旧カ）及夕（半カ）而帰他適之間高木正則贈雁小出修理自采地寄朝倉山椒今日石習除前髮而元服

6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二十六日　終日雨　館事如例

改補承安元年。自七月至十二月而自嘉應元年至此併為第六十一卷。其後猶庸讀二條。帝長保紀第十九卷五十葉畢。自翌日奏已來。此卷為大冊。至申刻畢。友元草仁治紀。春貞語曰伯元疾不輕。此三四斷飲食。昨日初喫粥不能出評定席。自夜春庵雖訪之。然不克相見云云。乃遣人問之。回答曰。今日少快然。數日之內未能出史館可達此旨於永伊牧云云。松壽談曰。昨日赴舍津中將悲哀殊甚。然依官命。既喫魚味云云。申刻之後三體詩巡講。春帆勤之。今夕約會建部卿後守。然依雨延引。入夜雨猶不已。曾分清長侍焉。

有示論之事。春韋和余依三竹之求作童蒙一覽序。改正數字。戌刻後座右無人。甚寂寂。看兼實記承安二年紀。以代談伴。且便於明日加補也。

廿七日。自夜中至今朝大雨且風。聖堂瓦壁又壞。辰刻友元。狛庸来喫朝飯。依遅鴈汁之約也。巳刻館事如例。改補承安二年自正月至三月。且記藤清輔傳午刻以後。狛庸讀一條帝紀第廿卷

66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畢終日風濛及晚雨暫止

廿八日　館事如例

九月　友元狛庸一校第六十一卷（自嘉應元至安元）

今晚長谷川立伯来少雪去　春常友元訪伯元

病及秉燭而帰雖少快然猶衰云云　昨夜賀璋

帰府至本宅　今夜作詵林詵手書之以授勝澄

其趣在詵中　浦長歸期日遍想得少年昔遊作

一絶附清長寄洛舊友五十川氏昆弟　今午友

元談曰昨夜會三竹於分齋依竹西歸在近也竹

傳語余曰高氏四時幽賞圖頃間新成願在此之

間跋語之成此事先日既聞之而忘写今夜閑暇

乃召春帆口授之即成竹今日賜　官暇来月上

旬可發途写云云秉而白毎年往還行路難雖可労

然一年之休暇可以養疲

廿九日　早朝清長告帰暇手携繪二枚其心在

来賛然不能言乃取見之其一富士山圖其一太

公垂釣圖也即時作賛書於二圖以畀之彼太悦

伏謝之明日荒川長恒首途赴洛清長自今日至

彼宅有同道約諾若彼首途延引則可復来云云

友元贈紅柿一顆熟柹五顆曰紅柹自京傳達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丈山庭前之物也熟析者元徳来地之産也云云
已刻館事如例改補泳安二年自九月至閏十二
月其後伯庸讀一條帝紀第二十一卷畢
今日賀璋来謁少焉去自来月二日可勤館事云
云温湯之治有験氣宇本復云云　及晩春安来
暫侍寢見頃日詩文及薄暮而帰　入夜松平主
殿頭書至回来月七日可来談且曰明朝日尾張
羽林有婚禮之拜謝故殿中無群拜之謁見之
趣自諸先告来云云若無此報則余亦登　城可
空帰彼懇旨可悦　戌刻雨

今月所勤改補四冊訓點改正九冊以二日短故不
及所兼期也且改補多多不習病矣前録之校亦
十五巻以後依伯元病而稍惰友元所草亦非怠
然来為進公卿補任九年闕春貞共友元議之以
諸家系圖欵補之然納言以下未為分明然賢已
乎伯庸所點自五月至今日廿七巻是亦不及所
兼期凡人人應分非不勤然日日之業豈不倦如
此大営非漸漸之積則難功成次座之所考筆史
之所寫可准知焉
今夜燈下閑寂百思来往憧〻。羨三竹帰京一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之休息而有望鄉之心乃名春植作長箋一篇以
叙彼此之情且傳語於石丈山及三更而草成於
是植退而全亦卧時夜半之鐘到燈前睡而不交
睫獨起讀箋實甚安記一冊漸及
丑半而睡

862
13
127

1779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　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国史館日録』請求記号 862-127

ガラス使用